



“七夕”特别策划——

爱情方法论

(CFP 图)

选择玻璃还是核桃?

□房向东(福建人民出版社原社长、编审)

林徽因与徐志摩的爱情感动了多少少男少女!然而,当作为已婚的年长的徐大诗人还在如痴如醉的时候,年少的林小姐却格外理性,看出了他们的结合是不会幸福的,林徽因婉拒了徐志摩的狂热追求,劝他不要想入非非:“徐兄,我们是太一致了,就不能相互补充。我们只能平行,不可能相交。我们只能有友谊,不能有爱情。”

这让我想起了美国的一篇小说《美满姻缘》,它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沃尔克先生和丹菲尔德小姐的婚姻原是极美满的,他们的配对是电子计算机从全美一亿一千多万名符合条件者中筛选出来的,从睡觉喜欢关窗户到喜欢吃金枪鱼,他俩一切都是那么地相似。按理说,他们应该生活得比凡夫俗子们要幸福千百倍。然而,玄妙的爱情和万能的电子计算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最后,这“天衣无缝”的婚姻,也不得不宣告破裂,原因就在于他俩太相似了。

试想,假如林徽因和徐志摩结合,就像丹菲尔德小姐和沃尔克先生结合一样,整天你写一首诗,我写一首诗,一唱一和,谁去煮饭?或者,你瞧不上我的诗,我瞧不上你的诗,挑剔来挑剔去,会有什么好结果?这好比两块极为相似、都是平面的玻璃,虽然是透明的,但它们很难结合在一起。

由玻璃我想到了核桃,核桃的壳和仁为什么拥抱得那么紧,以至砸碎之后还是难分难解呢?就因为它们凹凸不平,可以相互联结,从而亲密无间。你高高昂起部分,正是我深深陷落所在;你的优点,正是我的缺点,或者说,因为我的缺陷,更突出了你的优势,总之,彼此达到了互补的目的。林徽因与梁思成的结合,就是核桃的仁与壳的结合,彼此相依附,相吸引,相依为命。冰心和吴文藻也同理。相反,有的作家和作家结合,彼此很容易“看透”,分手是经常的事,萧红和萧军、杨沫和张中行等等,不在少数。

所谓“方法论”,实则理性的选择。选择错了,原有的爱情也会消亡;选择对了,似乎没有爱情,则“先结婚后恋爱”,也不是不可能的。



两片海的潮汐共生

□林娜(晋江市作家协会诗歌专委会主任)

在晋江咸湿的海风里,我渐渐懂得:最好的爱情像两股洋流,既保持各自的温度与盐度,又在深水处悄然交融。

与谨程先生共同操持诗社二十年,我们始终遵循“半糖主义”——他写晋江海域的史话,我作藤蔓缠绕的短章,书房里并置的两张书桌,中间永远隔着三盆绿萝的距离。正如泉州提线木偶,再亲密的戏码也需要那根看不见的线。某夜他醉酒未归,我默默收拢起稿后的诗集,却在阅读的间隙,把酒杯的反光写成《玻璃海留白》。真正的相称,是留给彼此留出洄流的航道,是留白的艺术。

把日子过成诗,未必需要惊涛骇浪。他总把晾晒的衬衫抖出浪花的弧度,我会用鸡公碗盛一碗地瓜粥,摆成向日葵的形状。那年,我们在商业经营上出现意见分歧,他在策划书的边角写下《月光预言》,我则在厨房将萝卜雕成玉兰花瓣,让刀锋下的怨气化作餐桌上的艺术。后来我才明白,所谓“琐碎的光荣”,不过是让每一次摩擦都成为默契的雕刻。就像泉州的老匠人修葺古厝,裂缝处填进的不是灰泥,而是时光熬煮的耐心。

他是猫,总爱在账本空白处写十四行诗;我是水,常把菜市场讨价还价记成散文诗。这样的我们,却在新诗集里碰撞出奇妙的和弦——他写“钢铁的桅杆”,我对“丝绸的夜晚”,女儿续写“咸水的隐喻”。就像泉州老巷里,南音遇见摇滚,旧时光撞上新浪潮。

原来保持新鲜感的秘诀,是允许对方成为“未写完的诗”,要有“任尔东西”的胆魄——他是飞扬的行草,我是工整的楷书,却在同一张宣纸上,洇出相得益彰的墨韵。



爱的自然生长

□陈欢(泉州城建城市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党务人事部经理)

十三年前,他站在讲台上,眼神专注,语速平稳。我作为新员工坐在台下,认真倾听。目光交汇时,他微微一顿,我低头浅笑。那是我们第一次相遇。

2014年,我们以“Your Voice, My Smile”为主题,举办了婚礼。他说,我的笑容像初夏的风,能吹散他所有的疲惫;我说,他的声音如远山的钟,总在我迷茫时回荡心底。从恋人到夫妻,没有宏大的誓言,只有彼此眼中清晰的倒影。

从两个人到一个家,我们像两株并肩生长的树苗,在岁月的土壤里慢慢盘根相依。他理性冷静,擅长用数据建构秩序;我感性热烈,习惯以真诚连接人心。这样的差异,曾在生活中激起波澜。但我们都明白,爱不是彼此改变,而是各自舒展枝丫,有着不同的生长节奏,却在日复一日的相伴中,让根系悄悄缠绕,共享阳光雨露,共抵风雨霜雪,渐渐长成了彼此眼中最安心的风景。

我性子急,情绪来时言语如骤雨。他却从不迎面争执,总是安静地等我倾泻完毕,再温和地说:“不急,我们慢慢说。”而在他熬夜加班、满脸倦容的深夜,我学会走进厨房,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羹。他后来告诉我,那碗冒着热气的牛肉羹,是那些日子里最踏实的光亮。



爱情需要方法吗?也许它需要的不是技巧,而是默契与融合。他依旧用声音抚平我的焦虑,我依然用笑容缓解他的疲惫。我们并没有刻意维系心动的感觉,却在一粥一饭之间、一言一行之中,一次次重新爱上对方。

如今这两株树苗早已褪去青涩,枝繁叶茂间竟已撑起一片专属的荫凉,根须在地下紧紧相拥,枝叶在风中轻轻和鸣——这便是家的模样,也是爱最自然的生长。

约稿

“三言堂”是泉州晚报《清源》副刊重点打造的品牌专栏,获评“中国晚报优秀专栏”“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栏目每期刊发三位嘉宾就同一个话题创作的小杂文,每篇600字左右。来稿要求题目自拟、轻松可读、观点鲜明,附作者生活照和个人简介。

下期话题预告:“教师节”特别策划——

课堂之外

金桂的甜香漫过教室窗棂,又是一年教师节。我们总难忘老师们的“课堂模样”:讲台上拆解公式的专注,教案上红笔标注的重点,作业本里批改的细致,黑板上详细列出的知识点清单……但也有一些动人的教育,发生在“课堂之外”。是走廊里一次温柔的拍肩,解开了少年倔强的心结;是黄昏操场并肩漫步时,一句点亮迷茫的提醒;是轻轻递来的一本书,扉页上写着比你想象中更懂你的赠言……课堂之外的片段,或许无关考点,却关乎如何面对挫折、如何热爱这个世界、如何成为更好的人。诚邀您执笔回忆,课堂之外的恩师如何静默而深刻地参与我们的人生塑造。

投稿邮箱:qingyuan@qzwb.com

(邮件主题请注明“三言堂”)

截稿日期:9月7日

父母的浪漫

□黄秀惠

晨光熹微,风里带着微微凉沁,我的心底晕染一片柔软。民间赋予七夕这个节日特别美好的情致,于我而言,七夕的底色是母亲身上的朴素和无言的接纳。

母亲的生日,恰好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所以我总感觉她的骨子里,流淌着七夕的淡然却又缠绵。

奶奶在世时,曾给我们讲过我父母亲的“缘分”。那时候父亲在外地当兵,挽着高髻的奶奶听说邻镇有个姑娘读到高小,人也乖巧。于是奶奶隔三岔五就到姑娘家坐坐,她央求姑娘:“我儿子在外地当兵,我不识字,你能帮我写封信给他吗?”那姑娘没有推脱,就这样帮奶奶写了几回信。后来父亲退伍回来,自然而然,奶奶成功地为自己儿子做了媒,那姑娘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识的字其实并不多,但她能看懂站牌,认出地名。我们姐弟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她偶尔会自己搭车来看我们,关于这点总是让我们既担心又惊喜。更令我感慨的是,母亲能背诵家里所有人的电话号码。

忽然想到读书时,父亲只有周末才回家,平时我们的学习生活都是母亲在照看。她一边照顾读书的孩子,一边干家务和农活。晚上,我们围着父亲亲手打制的圆桌写作业,母亲呢,或叠着衣服,或做其他家务,我们写着作业偶尔会边哼歌或者小声打闹,她便会停下手中的活,转过来说对我们说:“专心做一件事,先把作业写完,或者先唱歌讲话,再做另一件事。”我们就乖乖闭嘴,认认真真把作业写完。

长大之后,我想我每次专注做一件事,大概是小时候受教育的结果吧。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溜走,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

失,却转过来躲在我们的心里。

母亲出生在七夕,是不是因此她的性格带着初秋的淡然和婉约呢?父母亲结婚几十年来,从我懂事起,我似乎从未看他们吵过架。母亲讲话温言轻语,父亲也不算急性子,但是很耿直。我结婚后回娘家,母亲偶尔会跟我吐槽:“你老爸有时候讲什么都不肯听。”我便会很耐心地安抚母亲,直到我们都笑了。

母亲虽然没有如我去祖国各地追诗和远方,她心里的山河万里,就是眼前的家,她的丈夫,她的孩子们。每次旅行回来,不管是电话里,或者坐在沙发上跟她絮絮叨叨眉飞色舞地分享,她就觉得非常满足了。我忽然明白,七夕并不只是迢迢牵牛织女星隔着银河相望,于凡尘俗世的我们,七夕是“家”,是烟火气,是血脉里永远的牵挂和羁绊,是身心安放所在。

我家保留着很多南安老家的传统习俗。七夕节,要吃甜甜的糯米做的糖粿。嘴角甜甜,在岁月里香漫开来。七夕的意义,不只是神话传说或者古典诗词,更多的是牵挂,是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温馨,是万家灯火里的团圆。



鹊桥

□朱永超

又到七夕,牛郎与织女又要在鹊桥相会了。也许人们又要感叹,他们一年就见一次面,感情还那么好,彼此不离不弃,感动了古人,也感动了今人。

是的,我也觉得牛郎不容易。且不说工作、家务、带孩子,全都他一人包圆了,三百六十四天的痴情等待,只为这第三百六十五天的相见。但织女好像并非如此。人道是“天上一日,地上一年”,这么想来,牛郎是一年见织女一次,而织女却是天天能见牛郎的。只不过时间不长,速去,又速回天宫。这样看,好像是牛郎更爱织女一些。可织女为了见牛郎,天天打“云”的“星际穿越”,只为与心爱的人见上一面,像是有说不完的话,稍稍离开不到一天就会生出千般万般的牵挂。做一件事,一年做一次容易做到,但要天天打卡去做,是不是需要持久而强烈的热爱呢?这么想来,又似乎织女更爱牛郎一些吧。

是天天漫长的寂寞等待感人,还是日日奔赴的反复坚持可贵?我想是他们的同频共振,心中总是记挂着对方才能够一直这样爱下去的。

我有一对警界伉俪朋友。当年谈恋爱时,一个住河这头,一个住河那边,一条江河又像是天上的银河横亘在他们的面前。路遥遥远使他们虽然相爱,但不能天天相见。通常一个月见一次,男方为了不让女方辛苦奔波,他反复换乘交通工具,穿过一座城,来见自己的心上人。我觉得男方是勇敢的,他为了幸福跨过了那条

“银河”;而女方是幸福的,一月一次的等待与相见是值得的,因为有一个像牛郎一样痴情执着的男人深深爱着她。

一年一次的七夕节本是年轻人借着这个节日的由头约会、表白的节日。但现在很多中年夫妻甚至老年夫妻,也来凑个热闹,借着节日的由头来一个浪漫的约会,过一天甜蜜的二人世界。这是对过去的回忆,也是对当下的守候,守候好这份感情,体味着这份甜蜜。

那对警界伉俪结婚二十多年,男方总是在我们这帮兄弟面前吐槽妻子啰嗦、烦人,但我们都笑他口是心非,嘴上抱怨,却总是偷偷买礼物送给妻子。这不,七夕节了,这次又偷偷买了一串上好的珍珠项链准备给爱妻一个惊喜。

爱,是需要一个由头的,又似乎不需要什么由头。平凡的生活就像漫长的等待,需要满怀热情、日日奔赴的勇气和坚持。

牛郎与织女的相会还在年复一年的继续,想必织女偷偷给牛郎吃了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亦或是九千年一开花、九千年一结果的仙桃吧。管他呢,但愿他们在鹊桥永远相会下去。会否?权当是我的七夕遐想罢。



(CFP 图)



眼睛为她下着雨,心却为她打着伞,这就是爱情。



甜甜的七夕

□曾德涵

牛郎织女一年一度鹊桥相会,若问他们聊些什么,我倒觉得,他们或许也会说起人间烟火——比如,泉州人在七夕吃的那一碗糖粿,香甜软糯,是否还如千百年前一般模样?

小时候,我听鹊桥相会的传说,总纠结两件事:一是我家穷得叮当响,连一头耕牛都没有;二是他们天上相会,云遮雾绕,根本看不真切。比起银河鹊桥,更让我挂心的,是母亲今年做的糖粿够不够吃?花生末撒得是否豪放?

吃糖粿是闽南七夕食俗,一口下去,甜的是嘴,暖的是心,承载着许多人的童年记忆。宋代《东京梦华录》记载:“七夕以油面糖蜜,造为压笑儿,谓之‘果食’。”

母亲是坚信“七月七,糖粿甜”的。制作糖粿的材料很简单,只要适量的糯米、水、白糖、花生末。但见母亲五指张开在粉堆里画圈,手腕起落间,便扬起细白的烟尘。捏糖粿时,她先将粉团搓成圆子,用指头在小圆子的中间按一下,出现一个小洞。母亲说:“这是给织女感眼泪的。”也有人说,这像是孩童脸上笑出的酒窝。我呢,心思全在糖粿什么时候下锅,紧盯着母亲的捞起红白两色的糖粿并沥干,撒上花生粉与白糖,那莹白如玉的糖粿便透出诱人的光泽。我迫不及待想尝一口,却被烫着。母亲边笑边吹凉,将第一个糖粿递给我:“急什么?牛郎织女一年才见一次,你这点时辰都等不得?”

那时家境贫寒,一碗糖粿便是我童年的饕餮梦。如今生活好了,糖粿反倒成了记忆里的白月光,再吃总觉得不如从前滋味。有人说吃一碗糖粿如穿越回宋元泉州。

写着写着竟有些困了。若披星戴月足够久,便不见长夜漆黑——理是这个理,可眼皮不听这套。

上眼皮幽幽地问下眼皮:“咋又不理我?”下眼皮叹:“主人倦得很,我们一时半会儿聚不得。”上眼皮不甘:“说好的幸福呢?”下眼皮黯然:“他眼睛一睁,咱俩就得分开。这爱情,算什么……”沉默片刻,它们又默契低语:“但若心相知,相望也温柔;若心相眷,相别也珍惜。”

是啊,扬手是夏,落手成秋。付出未必有结果,深爱未必能团圆。但你看牛郎织女,一年一会,却千年不渝;你看糖粿一味,朴素简单,却代代相传。

花开花落,相恋如初;生活虽艰,成全之德。若能片刻心安,闭目养神,卸下铠甲,又何尝不是慈悲?

时间易老,真情难觅。若能,我愿以一颗简单的心,品尽生活酸甜;以一颗如水的心,沉淀岁月波澜。在这喧嚣虚实交织人间,愿奔波三十六年的“捕快”生涯,终能换我微微一笑,安然入梦。

晚安,愿七夕快乐,愿你我,心有所甜,梦有所依。



泉州七夕习俗

五代时,安溪县令詹敦仁作《牛女夜有感》诗:晚风霖雨一天秋,山共云齐眼界浮。牛女年年分两岸,鹊桥袞袞自西流。至今,泉州还留有不少七夕习俗。

●拜天孙

清·乾隆《泉州府志》记载:“陈瓜豆及粿,小儿拜天孙,去‘续命缕’。”

●吃糖粿

糯米粉加凉水,调成粉团,然后搓成龙眼大小的丸子,用手掌按成扁圆,再用拇指往中间一压,即成中间下凹的糖粿。

●乞巧

清·乾隆《泉州府志》:“七夕:乞巧。”女子月下比赛穿针引线。

●遣喜鹊

人们把胭脂、花粉、花束等物用红绳捆扎起来,抛至屋顶瓦面,意为让喜鹊衔送到河边供织女梳妆打扮。还用红纸包一些糯米,用以犒赏喜鹊传递香花脂粉和搭桥之劳。

●摘七色花

有的人家每逢七夕,要让孩子到田间地头,摘取七种颜色的野花带回家。